

悬疑馆

总策划：白沙

010

流年禁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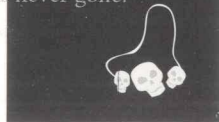
LIUNIAN

JINDI

梅成 著

现实与历史的冲撞，
阴暗、痛苦、无私的守候。
后此扫叶焚香，送我流年，亦复何憾！

The wounds remain in
time the mind protecting its
sanity, covers them with scar
tissue, and pain lessens, but
it is never gone.



When love is in excess, it brings a man no honor nor worthiness.

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

013068524

I247.56
331

流年禁地

梅成 著



北航

C1675831

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

·北京·

I247.56
331

13008254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流年禁地 / 梅成著. ——北京: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, 2012.12
ISBN 978-7-304-05890-6

I. ①流… II. ①梅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97433号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。

流年禁地
梅成著

出版·发行: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

电话: 营销中心 010-58840200

总编室 010-68182524

网址: <http://www.crtvup.com.cn>

地址: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45 号

邮编: 100039

经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策划编辑: 侯洁

版式设计: 周洋

责任编辑: 蒋全龙

责任印制: 李玲

印刷: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
印数: 1~5000册

版本: 2012年12月第1版

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

印张: 12

字数: 312千字

书号: ISBN 978-7-304-05890-6

定价: 36.00元

(如有缺页或倒装, 本社负责退换)



白纸行黑字

沙页翻长河

这片禁地，是我最后一处温暖。

——梅成

目录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|
| 1 | 第一章 禁地 |
| 17 | 第二章 流逝的守候 |
| 75 | 第三章 半截蜡烛 |
| 119 | 第四章 九槐河里的花船 |
| 181 | 第五章 封印 |
| 195 | 第六章 河边的死亡 |
| 257 | 第七章 罐子里的隐秘 |
| 275 | 第八章 无处不在的幽灵 |
| 345 | 第九章 最后的审判 |
| 367 | 第十章 暗流上的美丽 |

第一章 禁地

四川眉山市，有个叫瓦屋山的地方，那里有我国现存最大的一片原始森林，其中林木苍葱，飞瀑绵连。传说那里是道教发源地，古蜀国蚕丛君主故所，绝对是探险休闲者的好去处。瓦屋山有个叫迷魂幽的地方，是这山中的绝美佳境，置身其中，那种融原始、古朴、神奇于一体的感觉，一定会令你梦牵魂绕。可惜的是，因为进入那里的游客最终都莫名失踪，有关部门不得不将其设定为旅游禁区。

河南沁阳市郊外有个风门村。百余间明清老宅隐藏于深山密林之中，如此豪宅竟然空无一人，探秘的游客不在少数，但终究没个结果。当然这里不是禁地，你也可以去，不过去的时候，你一定会发现一座大院。走进大院，你会发现客厅中摆放着的一把清代太师椅，千万不要坐上去，因为坐过的人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神秘离世。

北京故宫西六宫。这些宫殿有些是非参观区，不要出于好奇而贸然潜入。据说这些地方在晚上会出现不明动物，不明身份的古人穿游其中，许多人因为好奇，私自进入查看，最终不是失踪就是暴毙于内。

山东有个九槐村，那里以恬静的乡野、清幽的山水而著称，据说九槐村南面有条九槐河，河边的两块巨大的血石非常奇特，

不过夜晚的时候，请千万不要靠近。

.....

2

1998年，8月的一天上午。

伊水湾旅游公司的导游江萍萍像往常一样，乘坐大巴，带着她的游客，驶向她的故乡九槐村。我想这辆大巴同样也正带着我的读者一起走进那里。

车上一位花白头发的老太太问江萍萍：“导游姑娘，听说你的家就在九槐村呐？”

“是的，阿姨，我从小在那里长大，所以九槐村及周围的一切我都很熟悉。”江萍萍带着她那专业的笑容答道。

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问：“姐姐，那里都有什么好玩的？”

江萍萍望着这位可爱的小姑娘，又甜美地笑了一下：“那里有山，有水，有河边沙滩，有美丽的传说，有千年的墓葬群，有狡猾的狐狼，更有好吃的槐花点心。”

江萍萍那温和的眼神、甜美矜持的微笑、大方中微微透着羞涩的脸蛋儿，一直吸引着一个戴着墨镜的年轻人的目光。他叫方泽沉，前一阵子他得了一场病，大病初愈后，想通过旅游好好放松一下。方泽沉望着江萍萍说：“我听说那里有块‘望穿石’取‘望眼欲穿’之意，还有一个红棺石台，这两个地方的石头都特别奇特，传说更是离奇甚至恐怖。据说在七八十年代村里发生过许多奇怪的事情，都与这两个地方有关？”

江萍萍注意到方泽沉，墨镜的暗色隐藏了他的眼神，给人一种神秘深藏的感觉，她向他点点头：“是的，您也听说过？”

“我也是刚听说不久，也是一个九槐村的人告诉我的。”

江萍萍非常惊讶，她接着问道：“九槐村的？那我一定认识，他叫什么？”

方泽沉扶了扶眼镜笑道：“这个，这个我也不知道。我们偶

尔认识的。”

江萍萍见他不想说，也就没接着问。

刚才的小姑娘终于又插上话了：“姐姐，姐姐，刚才哥哥说那里有很多奇怪的事，是不是？那里的故事，一定很好听，你快给我讲讲呗。”

江萍萍一笑：“小妹妹，姐姐一定讲给你听。”

……

九槐村的南面为河，北面是山，河与山的外围全是山丘。九槐村正是处于这川流不息的九槐河与苍翠的山峦的环抱之中，所以直到90年代初期，这里的生活一直处于古旧落寞的状态之中。

下午两点多的时候，游客们终于到达了九槐村一带。颠簸了一路，大家都疲惫不堪，肚子饿得咕噜噜乱叫，眼前就是九槐农家乐园和九槐大酒店。乐园坐落在一处低矮的小山包上，山上树木荫密，顺着石阶穿过乐园的木牌坊式大门，就望见一间间的房舍，它们整整齐齐，干干净净，一架架的葡萄像绿色的长龙盘踞在房子的周围，石碾、纺车、棋盘、石椅、石桌无序而又自然地摆放在各处。

乐园里有很多这样的小院子，来到这里就像住进了自己的一个新家，家里有农家所有的东西，农家的牛、羊、鸡、鸭、鹅可以根据要求配备。每个“家庭”都有一部电话，衣食住行都可以通过它来解决。

如果想住得更加体面一些，游客们可以选择九槐大酒店。江萍萍说，九槐大酒店也是九槐村的产业，是一家五星级酒店，服务好，而价格要比城里的酒店还低三成。

很多游客来了以后，就不愿意离开了，他们说，清闲自得朴实的日子，原来是那么的幸福。

游客们吃饱喝足以后，第一站就是去河滩上看那块望穿石，那石头三米多高，直直地挺立着，乍一看真像个穿着裙子的少女在河边眺望，而她眺望的方向正是不远处的红棺石。令人称奇的

是，这两块巨石都透着淡淡的血红色，听说下雨的时候，石块的颜色会加深，雨下的时间久了，石块就彻底变成鲜亮的血红，真就如同有鲜血渗出一一般。望穿石距离水面有一段距离，这一段河岸沙土很少，岩石被打磨得十分光滑。

江萍萍说：“村里一直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，在古代，九槐村只不过是一个驻军的地方，有一年打仗，有位将军要出征，他事先把自己和士兵的家人安顿在这里，临走时那位将军对自己深爱的女人说：‘这次出去打仗，恐怕凶多吉少，大丈夫死不足惜，但是我一直放心不下你，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我死后，能够安葬在这片槐花飘香的土地上，能够和你守候在这九槐河边。’”

“结果，将军一去不复返，他的妻子也就日复一日地等待。忽然有一夜她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自己的丈夫说，他战死以后，被埋在了河边，等河水暴涨的雨季来临时，他的尸体会顺流而下，一直冲到九槐村这个地方。从那以后，他的妻子就盼着下大雨，希望能看丈夫一眼。不过，她没有等到那一天就倒在河边死去了。后来下了一场大雨，河水暴涨，女人的尸体竟然遇水化石。据说她死后，丈夫的尸体终于漂回到了这里，就停留红棺石那个地方。九槐村这一带，山地有几百平方公里，但是这样的血红石只有这么两块。”

游客们都听得入了迷。忽然那个小女孩从河边喊：“导游姐姐，导游姐姐，我知道那个变成石头的姐姐为什么化成红色的石头了。”

江萍萍看着河边的小姑娘笑道：“你说说为什么？”

“她一定是穿着一身红色的裙子，你说对吗？”小姑娘望着众人说。

江萍萍说：“对，小妹妹你不要靠近河边，那里的岩石很滑，家长多注意照看孩子。”

小姑娘的爸爸正在一旁抽着烟打电话，听到导游的话，他赶紧喊：“小敏，不许乱跑，快过来，到这边来。”

小敏一脸不高兴地说：“爸爸，我说得不对吗？姐姐说我说

得对。”

小敏的爸爸显然不耐烦了：“你这孩子怎么不听话，赶紧过来！”

小敏依然没有动，她冲着爸爸大喊：“不信你过来看，红裙子姐姐就在水里！”

小敏的话如一声闷雷，在这个十几人的小团队里炸开了。正当大家发愣的时候，小敏的爸爸边给大家道歉，边走向小敏，他想把女儿抱过来。

可是，小敏的爸爸走到岸边，目光落到岩石下的水面的时候，不禁僵在那里：下面的确有个穿着红裙的女人，不过那是水面上漂浮着的一具尸体！

3

有个年轻的女人淹死在九槐河里。九槐村的人很快就知道了这个消息，整个村子的话题从游客，开饭店，“鼓捣”商店，打麻将，小媳妇怀孕，大媳妇找相好的……一下子集中到了这起命案上。

那些潜藏在九槐村一代又一代人心底的恐惧，慢慢升腾起来，弥散开来。

关于那些恐惧，要从一直藏在九槐村人心底的一个禁忌说起，而这个禁忌还要从导游江萍萍提到的那个古老传说讲起。相传过去那个凄惨的故事发生以后，九槐河这一河段老是不安生：有人说看见那个穿着红裙的将军夫人在河边站着；有人说看见河里有鱼怪，头上长角，眼睛血红血红的；有人说下雨的夜晚，会有一具红木棺材漂在水上，谁要是接近那棺材，立刻就会看到一个手持利刃的人，从水里冒出来，然后手起刀落，取了人的首级。所以，人们不喝九槐河里的水，不吃九槐河里的鱼，雨夜不敢到九槐河边，姑娘出嫁不过九槐河……一年又一年，一辈儿接着一辈儿，这些成了九槐村人心底的阴影，成了这里的一个个禁

忌。

九槐河的这些禁忌深深地扎根在九槐村老人们的心里，年轻人大多不敢冒犯。虽然那些是传说，但河边的事故却从来都没少过。有人在河里淹死，尸首都找不到；有的小孩子跟着穿红裙的女人一直走，走来走去就变得神志不清，从此变得呆傻，老人们说那是丢了魂儿；有的外地人忍不住干渴，喝了九槐河的水，肚子胀得跟怀了十个月的娃儿一样，最后死状非常骇人……

九槐村的几个老头在聊天。

马庆生老头叹口气说：“九槐河到底是个忌讳的地方，说不定那里还真藏着些个妖魔鬼怪，还是远离的好。你说淹死的那姑娘长得多好，可惜啊。”

马胜利老头说：“咱村儿祖祖辈辈生活了多少代人了，一直平平安安。自从那年从河里捞起那么多的鱼，这好事坏事是一件接着一件。我看接下来还不一定出啥子事儿。”

老村长马红星虽然上了年纪，耳朵不大好使了，但远远地还是听见了他们的话，心里就一阵不快活，因为这九槐河的禁忌是他领人破的，他读过几本书，相信科学，他不信邪。他老远就冲他们骂道：“两个没良心的老流氓，到河里捞鱼发财的是你们，对着九槐河大骂的也是你们。”

……

那天派出所来了十几个人，在河边研究了老半天，当下也没确定是咋回事儿。后来又回到村里打听这，打听那。可是村民根本就没见过那个淹死的女人，自然不会提供什么有价值的线索。一天下来，急得那个叫肖军的公安是抓耳挠腮。上边说，不行就派其他同志过去。肖军还不服气，他回复上边说，破不了案子，他就在这里待一辈子，家他也不要了，媳妇也不要了。当然，那时候他还没找上对象。

那天下午，肖军坐在村头的槐树底下，望着远处的九槐河一脸愁思地发呆，忽然有声音从背后传来：“公安同志，俺好像见过那个女的。”

一个穿得脏兮兮的老头走了过来，满脸的皱纹就如同老槐树皮一般粗糙坚硬。

肖军听了立刻来了精神：“大叔，不，爷爷您快给说说，您是什么时间、什么地点见的，她跟谁在一起？”

老头子听了一眯缝眼睛，神秘兮兮地说：“俺是在晚上见的，半夜。”

“在哪里见的？”肖军追问道。

“在村最西头那家家里。”

“那是谁的家？”

“那是我的家。”老头笑着说。

肖军一脸震惊，他从地上弹了起来，疑惑而又惊惧地望着这个诡秘的老头子。

“你……她去你家干什么？你们什么关系？”肖军紧张得不知道该从哪里问起了。

“她是我媳妇，天天晚上去我家，我们睡在一张床上。”老头子边说，边迷醉地闭上了眼睛，仿佛他正怀抱着那个女人，享受着天底下最大的快乐。

肖军感觉这个老头子简直就是个疯子。

“他就是个疯子，全村的媳妇他都睡过，可惜只是在梦里，哈哈……”老村长马红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了他们身后。

肖军见是马红星，这才舒了一口气。

“我说呢，怪不得他说得这般离谱。”肖军附和着。

“他说的那个女人，是不是村里的每个人都知道？”又一个声音从不远处传来。他们一看，是个年轻人，大约二十多岁，戴着墨镜，眉宇间还是透露着一种蓄势待发的锐气。

肖军说：“请问您是？”

“我叫方泽沉，是来这里玩的，发现尸体的时候，我也在现场。”

“那您为什么不回去？其他游客当天就走干净了。”肖军奇怪地问道。

方泽沉淡淡一笑：“我对这里感兴趣。”

“喔，那您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？”肖军不解地问。

方泽沉走过来，看着那个疯老头子说：“我觉得这位老人说的女人和本案的女人有关系。”

肖军又一次被方泽沉的话震惊了，他等待着方泽沉继续说下去。

方泽沉望着远方的九槐河说：“也许真像村里说的那样，这是一种咒，千百年都无法摆脱的咒。”

肖军听得云里雾里：“希望您能说明白。”

方泽沉说：“我也不明白，我们还是先听听九槐村里过去的那些故事吧，也许答案就在故事里。”

肖军一脸无奈，他想：今天这是怎么了？碰上两个不正常的人。

“警察同志，您是不是觉得我在骗您？”方泽沉早就看透了肖军的心理。

“我很忙，没工夫听故事，上级要求限期破案。”

“您能限期破案吗？”

“我……我还真说不准。”

“如果我保证您听完这里的故事能够破案呢？”

“您保证？”

“我保证！”

肖军看着认真注视着他的这个年轻人，他的目光里充满着一种沉静与期待，似乎他已经知道了答案。

“您的根据是什么？”肖军还是有些不信。

“我是农村长大的，一直从事农村方面的研究，这里是我研究的重点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我听说，十几年前，那个地方也发生过一起命案，至今都没破案，对不对？”

肖军吃惊地看着方泽沉，他竟然知道十几年前的命案，而那宗命案，他也是昨天刚听局里领导提起过，他感觉这个人不简单，这个人的心里一定埋藏着什么秘密，但他很快意识到不对，